



新世纪文学之光丛书

马来恋歌

萧 村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新世纪文学之光丛书

马来恋歌

萧村 著

(川)) 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钟 编

封面绘画：野 林

封面设计：古 蓉

技术设计：端 木

马来恋歌

萧 村 著

(新世纪文学之光丛书 全套 8 本)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32 插页 8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608 千

ISBN7—5409—1741—5/I·310

定价：48.00 元 (全套 8 本)

目 录

马来恋歌

马来恋歌	(1)
您好！大马同仁们	(4)
有缘千里来相会	(7)
喜看旧貌换新颜	(11)
春蚕红烛赤子情	(15)
相思相望不相见	(18)
哦，吡叻河	(22)
胶园残月	(26)

狮城散记

温馨的“窗口”	(33)
绿色的世界	(35)
中华文化的播火者	(37)
通达的“命脉”	(40)
独树一帜的“无烟工业”	(43)
童年的小渔村	(45)
在宗乡会馆	(47)
劳务输入 精挑细选	(49)
完善的社会保障	(52)

法治与文明	(54)
-------------	--------

文 情 似 海

侨居新、马二三事	(56)
山河仍在人事非	(68)
相见时难别亦难	(71)
文友情似海深	(76)
难忘今宵	(81)
拜会新华文坛三杰	(85)
大马三文翁	(90)
吴岸夤夜来访	(94)
人间自有真情在	(98)
马华文学史的先驱	(102)

痛 失 挚 友

痛失知音	(105)
袁剑平	(109)
悼黑婴	(114)
忆文友李东升	(118)
近泪无乾土 低空有断云	(122)

自 跋	萧 村 (125)
-----------	-------------

马来恋歌

近半个世纪，我的心灵深处，无
时不在弹奏思念马来西亚的恋歌……

马华作协主席情深谊重的邀请函，和丰兴中同学们踊跃解囊的盘缠金，恍如横空的虹桥，引我回归日日夜夜眷恋的马来半岛；更似徐徐椰风、点点蕉雨吹暖和滋润久别游子的赤诚之心。当马航银鹰载我降落梳邦机场时，我定会挥手欢呼：我回来了，梦萦魂绕的沃土——马来西亚！

44年前的元宵节前夕，我和韩萌、萧阳（李东升）、庄牧等良师益友，离开那阴云密布动荡不安的狮城。火车窗外：连绵不断的橡胶园和椰子林，“金山沟”耸立的采锡矿场，一望无际的木薯芭，俏丽窈窕的槟榔树，漫山遍野绚烂多彩的热带花卉，稀疏零落幽雅别致的高脚屋……令人目不暇接。我第一次发觉马来半岛如此富饶丰裕，如此流绿溢翠！我深深爱上这方充满生机活力的处女地。

这群喜爱“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书生，飘泊到世外桃源般的 Sungai Siput，蛰居于1912年兴办的兴中中学，度过数载粉笔生涯。吡叻河那宛如洪钟的浪涛声，狮子山那肖似白纱的氤氲气；和丰街上鳞次栉比的华文招牌，熙来攘往人群中亲切悦耳的乡音俚语；朦胧曙光里印度族老人赶着咿呀的牛车，血色黄昏下粤客籍琉琅妹步履蹒跚的身影；咚咚

鼓声里婆娑起舞的马来“弄玲”，静谧子夜时撩人乡思的厦泉南音；殖民统治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恩怨哀乐；华人“估俚”披荆斩棘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各族同胞肝胆相照血肉与共的抗暴史诗……。这一切一切，都如无声细雨复苏我的笔尖，似晴天霹雳震撼我的灵魂，那股要披露、要倾诉、要呼号、要抗争的创作欲望油然而生了。

兴中校舍东侧，有座两层的小木楼，孤零零地肃立在五颜六色的山花野草丛中，蜂蝶为友，雀鹇作伴，虫声唧唧，蛙鸣阵阵，堪称笔耕人的隐遁佳境。韩萌、萧阳和我等莫逆之交均栖身于此“陋室”，三更灯火五更鸡地“爬格子”，倾吐我们的爱和恨，呼唤人间的尊严与正义；寻找“紧急条例”的缝隙，撰写“卑微人物，世俗琐事”之类的散文杂感，争取见之于几家境遇艰险朝不保夕的华文报章。虽然不是血与火的写照，更非时代主旋律的讴歌；但是，却留下了被损害的最底层黎民的痛苦呻吟与奋争呼声。如果说这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岁月对马华文学的一鳞半爪的奉献，那吾曹就打心无愧了！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先生主编的《马华文学作品选》散文卷（战后）收入拙作《牛车夫》、《相命先生》，均取材于和丰市井，在兴中木楼里脱稿，有幸被采用为高中华文科的参考读物，我感谢文学前辈、大马董总和华文独中同学们的肯定与激励！

和丰、吡叻是我侨居马来半岛年代的最主要的生活基地，我得益苗秀、姚紫等前辈的海导，坚信生活是创作唯一的源泉，常常利用课余假日深入基层体验民生。水选锡砂的“金山沟”上，斗笠蓑衣的老矿工诉说他祖孙三代采锡为业的辛酸苦辣；煊热浓尘的硕莪厂里，汗水淋漓的翻晒人倾吐操劳过度未老先衰的不幸；环境不靖，胶园封闭，失业人群漂泊

街头巷尾；农作歉收，苛捐杂税，种芭汉含泪卖儿鬻女；祸起萧墙，生活无着，天资聪颖的学童依依不舍地离开课堂；贫病交加，走投无路，孤苦伶仃的老翁愤然跃进滔滔之水……。都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不仅当年挥就几十篇“山芭散记”，而且是80年代撰写“萍踪浪迹忆新马”系列散文的木本水源。

我思念吡叻的乡亲和兴中的弟妹们。我怎能忘记在那肩负“莫须有”罪名身陷囹圄的危难之秋，是他们的理解同情使我能经受住殖民者身心摧残而决不低头，是他们敢冒风险赠送食物药品使我免遭灭顶之灾。中、马建交后特别是马哈蒂尔首相执政以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得到恢复与发展。“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我不仅同阔别悠悠40载的兴中同学鸿雁传书，互叙衷情，并新结交一批心仪已久的文化界名流：方北方、云里风、吴岸、马峇、张木钦、柯金德、甄供、驼铃、朵拉、李锦宗、怀冰、章钦、吴海凉、潘兴才、陈志明、谢爱萍等等；至于慕名多年有待天赐联系渠道的，如韦晕、年红、爱薇、碧澄、陈有明、一介、紫梦羚等前辈新秀更难列举了。我渴望不久的将来有缘相会于霞光万道的大马。

奔腾不息的吡叻河，平静如镜的太平湖，典雅圣洁的江沙王宫，天高云淡的金马峇高原，久违了！兴中门前的硕大榕树，螺河弯处的胶木小桥，和丰街场的各族朋友，名城怡保的社会贤达，别来无恙！吡叻文艺研究会和马华作家协会的文友们，请接受我最真挚的致意！《南洋商报》、《工商世界》和《清流》杂志的同仁们，请接受我最亲切的问候！

“别离岁岁如流水，谁辨他乡与故乡”。浪迹天涯、定居山海关外的游子终于回来了，实现有生之年故地重游的夙愿。

您好！大马同仁们

50年代初的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告别了当时流淌着血和泪、充斥着仇和恨的马来西亚。没有鲜花，没有欢送乐曲，没有情人啜啜低泣，没有挥动手帕的激动人群。巴生港口是那样冷清寥落，那样忧心忡忡！挪威货轮徐徐启动，我凝视渐渐模糊的马来半岛的倩影，眼眶湿润了，喃喃自语：别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半岛！我会回来的，在自由独立的阳光普照您的山河城乡之日。……诂料朝思暮想 40 多年再相逢！

如烟的往事令人无比眷恋，温馨的情谊使我毕生难忘。昔日半岛正义与邪恶搏斗的史实，启发我如何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和识别社会的真伪炎凉；当年新马华社丰富生动纷繁多彩的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激素养料，推动我夙夜匪懈握笔涂鸦，成为马华文学的一员新兵；战后华文报纸副刊是抚育传薪火的摇篮，《星洲日报》的“晨星”、《南侨日报》的“南风”等园圃，文之流（苗秀）、韩萌、米军这些可敬的园丁，引导我走上现实主义康庄大道。50年代初香港出版拙作《国术师》、《椰子园里》和《山芭散记》，这三本集子的小说、散文，十之八九先由“晨星”或“南风”刊登。时光流逝近半个世纪了，我又定居在远隔重洋迢迢万里之外的关东重镇；但大跨度的时空之差，丝毫没有淡化我对“掘井人”的感恩之情。

“和平”与“发展”两股时代暖流，沟通了九曲长江和静

静的彭亨河，也使一泻千里的辽河与波涛拍岸的霹雳河紧紧相连。当柔情万千的春风吹度榆关时，被禁锢的心扉敞开了，冬眠多年的秃笔复苏了。素以写海外华社和华夏侨界的凡夫俗子真实生活为己任的鄙人，思绪如潮，不能自已。回忆新、马往事的散文随笔（如“萍踪浪迹忆新马”系列散文等），反映归侨喜怒哀乐的小说（如中篇《雅宝路重逢》、《往事如烟》等），描叙海外华人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长篇（如《柔佛海峡两岸》等）……这些倾注我多少爱和恨的逾百万字的幼稚之作，在难以计数的不眠之夜脱稿，为海内外数十家华文报刊所采用。

我衷心感谢新、马和香港文友的扶持，架起一道我和大马华社读者神交的虹桥，伸展一束我与新老文友联系的纽带。散文集《新加坡情思》就是播种友谊的收获；我还想将其余的篇章，以《马来恋歌》为名结集出版（即本书）。答谢大马同仁们的知遇之恩。

“行遍天涯等断蓬，作诗博得一生穷。”在白山黑水间落户以来安分守己，淡泊明志，乐与诗书为友，喜同笔耕作伴，虽然命途多舛，两袖清风，但扪心无愧，知足常乐。今朝有幸重访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兴国度，并将登堂入室探亲访友，我却囊空如洗，既无山珍海味，又乏书画古玩，何以馈赠亲友？仅有赤诚寸心和刚刚问世的华人历史长篇小说《椰子肥·豆蔻香》。请笑纳吧！我日夜眷恋的马来西亚，我思念几十个寒暑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在“默迪卡”（独立）欢呼声中诞生的马来西亚如日中天。各族同胞深知自由与独立来之不易，正以团结和睦开拓奋进作指南，为实现2020年的宏伟目标而竭尽全力各尽所能，我为之欢呼雀跃。

谢谢马华作协的盛情邀请和兴中同学的慷慨资助，使我有机会目睹大马旧貌变新颜。也许这是我有生之年旧地重游的最后一次了，我渴望能遍访昔日的萍踪浪迹和拜会马华文学界的前辈新友，向默默“为他人作嫁裳”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行三鞠躬礼，感谢十多年来亲手编发我数十万字的文学、经济稿件。然而，短暂逗留，行期匆匆，唯恐挂一漏万，恳请同仁们多多包涵！

“寄心海上云，千里常相见。”我怀着满腹离情别绪回归久别的故地，又将带着万千叮咛祝愿重返关东平原。我期待大马亲友们在冰封雪飘的季节光临沈阳，欣赏那“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自然奇观，以独具东北特色的香喷喷秣米饭、热乎乎酸菜汤和暖烘烘土炕头，隆重款待来自赤道附近的贵客嘉宾亲友同仁。

有缘千里来相会

银鹰在浓重夜色中徐徐降落，梳邦机场流金溢翠五彩缤纷的灯光，给刚入国门的远方宾客温馨亲切的笑意。我眼眶湿润，自言自语：

“阔别 43 年的马来西亚，我终于回来了！”

从冰天雪地的山海关外重镇沈阳，到椰风蕉雨长年如夏的马来半岛，要跨越高山矗立大洋阻隔的六千多公里的旅程。凭着兴中学生慷慨解囊、马华作协盛情邀请这种沉甸甸热乎乎的边缘，我方能沿着中、马友谊的虹桥，实现有生之年故地重游的夙愿。

又是天赐缘份，使我迈出机场大门的最初目光立即和挤在接机人群里的学生眼波相接触，几乎是同一时刻欢呼着：

“李老师！李君哲老师！”

“张金、尤栋梁、林华雄、蔡国洲！”也许是长年怀念情深意切，我竟然能从昔日脸型轮廓上迅速认出他们来。紧紧地握手，此时无声胜有声，两滴晶莹的泪珠不禁夺眶而出。

在金碧辉煌、冷气送爽的机场高级餐厅中，那位现任某私营银行经理的学生设宴为我洗尘。当马来族侍者端上五垄海参和赤色鲍鱼时，我知道这顿“夜宵”的分量了。果然帐单上写着 900 多元马币，我显露不安的神色。这位当年坐在最前排一向聚精会神听我讲课的学生付款后，恳切吐露肺腑之言：我们平素是很节俭的，但略知老师洁身自爱，两袖清

风，估计多年没能品尝这些高档海珍品了，在这久别重逢的千金时刻，以此聊表学生的敬意，绝非奢侈显富！我轻轻地拍了几下他那坚挺的肩头，深深感谢他那金石为开的诚意！

一阵骤雨过后，11月下旬的吉隆坡之夜，凉爽宜人；我却思绪万千，辗转难眠。1950年的一个同样的雨夜，我被恶魔禁锢于巴生港口，翌日就要背负“莫须有”罪名，离开第二故乡，告别热情似火、心如白璧的弟妹们……何年何日能再踏上这片令人无限眷恋的热土？！今夜，43年后的一个温馨宁静的热带之夜，我在 Petaling Jaya 学生家里休憩。莫非梦境吗？不，窗外皓月当空，椰影婆娑，这里是欣欣向荣的英雄首都，我确确实实身临梦萦魂绕的马来半岛。

大马人引以为荣的国产“英雄”牌轿车，载我奔向朝思暮想的吡叻和丰。经营树胶、棕榈的实业家张金兄弟亲自驾驶。他和尤栋梁等，都是当时年纪最小、坐第一排的学生，常帮我擦黑板、抱作文簿，自幼具有助人为乐的气质。这次我能如愿访马，得力于他的精心策划全力以赴。

既熟悉又陌生的橡胶林、棕榈园和高脚屋从车窗外一掠而过；相继而来的是名闻遐迩的仕林河（Slim River）、交通要冲打巴（Tapah）、锡矿之乡金宝（Kampar）和北马名城怡保（Ipoh）等昔日飘泊浪迹过的地方。市井格局、店铺房舍面貌依旧，使我顿生“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之感；但政通人和、街面繁荣的新气象，更令人倍觉欣慰。途经奇石嶙峋的“三宝洞”、郁郁葱葱的朱毛（Chemor）镇，我知道多少年来日夜怀念的心灵圣地——Sungai Siput 越来越近了。张金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将汽车时速推到110km的最高限度了；可我还是急不可待啊！

“李老师！和丰到了。”张金将速度降至骑单车差不多，让

我细看这座有近百年历史的古镇。除了马路中央增设隔离矮墙外，街容仍然保留我记忆中的淳朴风度。当年喝冰镇“嗟吓乌”的海南咖啡室、相命先生在骑楼下设神案的中药堂、零售“万里望”花生的干果店、经营绸缎花布的商行……“依旧笑春风”，只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轿车朝狮子山下的兴中中学旧址驶去，我眼睛紧贴窗玻璃，贪婪地盯住车外的影物。石螺小河上的橡木便桥不见了，操场边缘浓荫如华盖的榕树失踪了，当年像鲲鹏两翼的板墙瓦盖教室已被混凝土结构的楼房课堂所代替，昔日夙夜匪懈伏案撰写《山芭散记》等作品的小木楼已化为抚育教养新一代的幼稚园。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俱往矣，逝者不可追！然而，这是大马独立后的新姿颜，是时代潮流的新效应，我为之额手称庆。当扈校长和在此任教的女作家怀冰，满面春风地介绍兴中几十年来的兴旺发达态势后，潜伏心灵深处的怀旧哀思便荡然无存了。

11月28日之夜，是我毕生难忘之夜。在和丰副县的爱群酒楼上，我眼噙泪珠，于互辨当年音容、互握激动双手之中，同40多位久别的弟妹们重逢了。他（她）们有从吉隆坡兼程赶到的尤栋梁、林华雄等；有来自近打河畔怡保的平时很少出门的王凌英、丘群娣、张素娟、李素真等女同学；还有在叻沙、沙叻等“甘榜”经营种植业的学生也闻讯而来，更多的与会者是居住于和丰街上及邻近的竹芭、连登、加基等新村。这些大马公民有的是实业界闻人，有的是教育界精英，有的是政党基层组织领袖，有的仍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职业不同、富裕程度有别，甚至见解相左；但都是建设大马的栋梁之才，都受尊师重教的儒家思想熏陶，都热爱人间的真善美，都向往和平、发展的新生活。

“是深厚的师生缘份，才出现今晚的空前盛会！”主持人张金高擎晶莹的酒杯，满腔激情。是的，几十年来生息在大马蓝天下的同窗好友从未有这么多人相逢，真是“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

“是中、马人民传统友谊的新发展，才能千里有缘来相会！”我搂着年过古稀的同事邓乾初先生的肩膀，嗓音有些哽咽了，当年我俩常常促膝谈心。

诉不尽的别后衷情，谈不完的如烟往事，敬不停的佳酿美酒，拍不断的聚会彩照。我同光临的兄弟姐妹们，在古镇的酒楼上，临清风对朗月，纵情畅谈，肆意酣歌。然而，重逢恨晚，良宵苦短，子夜的钟声频频，不得不曲终筵散，互祝再会。

月光如水，椰风似秋，拱手送别，离情百结，名句“客愁西向尽，乡梦北归难”不禁涌上心头……

喜看旧貌换新颜

43年前的11月，一个凄风苦雨的午后，我从带铁栅栏的车窗，窥视在殖民枷锁中挣扎的吉隆坡。只见这座开埠逾百年的联合邦首府，满脸愁云惨雾，浑身褴褛脏污，房舍低矮破旧，市面萧条冷落，军警岗哨林立，人心惶惶不安。

翌日，我们693名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登上停泊在巴生港口的悬挂挪威国旗的小轮船，依依不舍地离开烽烟四起、山河吸泣的马来半岛。我凝视没有鲜花“纱丽”挥动、不见送别泪容的码头，低声立下誓言：马、华、印各族父老兄弟姐妹们！只要一息尚存，我会回来的，在独立的土地上，恭贺大家获得自由和新生！

43年后的11月，我终于回到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目睹她的旧貌换新颜。驱车瞻仰雪隆地区市容，映入眼帘的是：象征民族之魂的“默迪卡”广场、屹立于绿树碧草间的巍峨的国会大厦，以四根擎天巨柱为特色的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规模宏伟的国际回教大学，联邦的人才摇篮马来亚大学，品种繁多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我为第二故乡天翻地覆的巨变而自豪。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在马来西亚正逐步实现。我停留多日的八打灵再也、梳邦地区，风格各异的别墅、宽敞舒适的双层组屋星罗棋布，而且独门独院，均拥有面积不等的草坪和泊车水泥地。我借宿的林君家，

他夫妇都在独中任教，总收入仅三千马币，已自力更生地购置四居室一客厅的住宅，虽谈不上豪华；但我自愧弗如。访问怡保、和丰、江沙、太平和檳城时，沿途的城镇和马来“甘榜”（乡村），昔日的“亚答”屋已成历史陈迹了，从车窗掠过的是一处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新村和一栋栋幽雅别致的“高脚”楼。居住条件普遍改善，是独立后的大马最令人瞩目的闪光点。1948年我写的散文《牛车夫》中的那位印度族友人，不知今在何方，但我断定他早已同“那座鸽笼似的亚答屋”告别了。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天堑变通途，是大马独立后又一壮举。首都的立体交通形成网络，雪隆新区的高等级公路四通八达，驱车北上怡保时走过的高速公路平整笔直，符合国际标准，是即将竣工的西马南北大通道的重要路段。更令我激动万分的是见到了久仰大名的檳城大桥，她英姿飒爽地跨越浩瀚深邃的海峡，将北海与檳榔屿连接起来，这座13.5公里的钢骨水泥“巨龙”，是当今亚洲最长的桥梁，轿车以时速65公里的速度前进，大约10分钟才走过主桥。回忆40多年前，我同韩萌、萧阳等结伴漫游檳城，北海轮渡就费时三刻钟，今昔对比，又是一番感叹！夜晚观桥，那更是美不胜收。只见万灯齐亮，倒影碧波，好似大珠小珠落玉盘。桥上霞光万道，桥下流金溢彩，互相辉映，恍如仙境。耗巨资，建大桥，推动经济腾飞，促进民族和睦，这是执政当局的远见卓识，这是马来西亚的骄傲。

吉隆坡塞车严重泊车难，诚然令人烦恼；但这是大马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的又一个印记。我所接触的几家亲友和学生，凡是上班族，每人都有一辆国产车或日本车，而且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会开车。私人轿车多，不仅出现在首都，而